開放文學 -- 江湖俠義 -- 小八義
第七十一回 長青一覺失了算　丟了透龍避法冠

詩曰：

人心隔肚兩不知　二人各要找便宜
你哄我來我哄你　不知誰的智出奇
金針麥芒兩相遇　尖對尖來機對機
不知誰把誰哄信　誰要大意誰吃屈

幾句殘詞止住，書歸正傳。方才言講吳文魁用語暗中點破時長青，分開君子小人兩樣作事，暗中是說給時長青聽呢。時長青暗中說道，你這是白費精神，要用此等之計，你還不行呢。這是時長青心中的話，並未說出口外。

這兩個人吃酒敘話，工夫也就不小了。店內的伙計過來，撤去了杯盤，遂送茶來。時長青對著店中的伙計說道：「我在這屋中住下了，好與我的這位朋友敘話。」

對著伙計說分明　我就住在這屋中　伙計答應說知道你們二位是賓朋　若要甚麼我預備　如不用我我就行長青說是你去罷　我們也該睡朦朧　伙計轉身出屋去屋中二人把話明　說到天交二更鼓　文魁說打開行李俺們就在一牀住　也就不用把衣更　混身而臥很可以少時就到大天明　長青答應說不錯　你我不與外人同知心友遇知心友　俺們如同親弟兄　說罷二人將牀上同牀而眠熄滅燈

說時長青、吳文魁二人，俱都是假意套好，同桌而食，又同榻而眠，各人看出全不是真心交友。時長青暗中想著與他在一個屋內住下，又同在一牀睡著，自己到了外邊，將他騎的這匹千里剪由槽上解下來騎上，就能得到手內。

長青見寶起不良　與他住在一個牀　等他睡沉好盜馬得了寶駒我遠颺　江洋道上數著我　哪個能比我高強任意縱橫游天下　壓倒群雄把名揚　轟轟烈烈將名顯還有何人把我傷　江洋奪魁就是我　許多寶貝我身藏悶時騎上千里剪　就在天下游四方　我再帶上避法冠無影無形真妥當　佩帶這口透龍劍　如同神仙降下方越思越想越心樂　自己得意喜非常

時長青自己歡喜不盡，怕的是樂極生悲。時長青暗中的打算盤。且說吳文魁也是想盜他的寶貝，暗中想道：我出來所為尋訪哪方有寶，想不到今夜遇見此人，他有兩種寶貝。

文魁裝睡暗盤算　來找寶貝不費難　不想今夜將他遇兩種寶貝帶身邊　已經當面全領教　取出他又叫我觀等他睡沉偷他寶　得寶我就把國還　自己我有千里馬我再添上避法冠　腰中佩帶透龍劍　我就稱起是神仙回到本國顯一顯　看我寶貝全不全　帶上此冠觀不見我能跨獸飛上天　哪裡若是鬧妖怪　透龍寶劍誰敢擔斬妖除邪在本國　管叫妖精到黃泉　越思越想心歡悅這是我遇巧機關

這兩個人全都是暗中歡悅，自己打算自己的主意。單說時長青躺在牀上，也是假睡。躺了好些工夫，翻了過身，要試探吳文魁睡著了無有。問道：「吳兄你睡著了嗎？」吳文魁接言：「我未睡著呢。」

長青試探吳文魁　吳兄你可睡著否　文魁接言說未睡這邊就把話來回　我雖躺著難入夢　心中好像被剪鎚長青復又忙問道　你是心中想何為　也許挪牀睡不穩不該你心是刀揮　這是一種奇巧事　莫非你心是煩誰文魁回言說錯講　我腹有病在心意　我要對你說實話不必疑心把我虧　你我本是知心友　豪傑遇見大英魁心投意合交朋友　望長久遠心不遵　若有二心並二意知道天網漏是誰

時長青問著吳文魁：「你的心中是個甚麼病症呢？」吳文魁說道：「我這心中有一塊破病，無名，不知何病，無藥可治。要好，除非靜養，找一無人之處靜養。若要是眼看紅塵，耳聽是非，難好此病。」

病好除非除紅塵　眼不觀來耳不聞　人如浮在紅塵世爭名奪利亂紛紛　功名富貴難割捨　七情六欲常在心士農工商空立勞　臨危難免不歸陰　我想總是出家好跳出紅塵入空門　耳不聽此千載事　眼不看那是非人閒時山前觀虎鬥　悶時聽那百鳥音　日出三竿我還睡因時一睡到早晨　哪有出家多快樂　諸日靜養能修身如若不想花世界　多少煩惱全在心　我說此話爾不信往後留神要看真

吳文魁不但未睡著，所說的話盡是暗中點破人的言詞，倒彷彿像知道要盜他馬之意，時長青細細的啐這個滋味，聽他說有一塊壞病生在他心內。

長青暗中細詳情　聽他言詞說的精　有塊壞病生心內所以他才睡不寧　不知是個甚壞病　叫我聽著心內驚明是心中防備我　雙關言詞叫我聽　他算我當悟心裡哪知我心比他明　就是心口不想應　不好對他來說清本係我懷心不正　先是看出我不公　他才緊緊用話點他拿我當糊塗蟲　早已聽出裝不懂　故意顛憨裝不明奈著性兒將他哄　單等他乏睡朦朧　我好盜走他的馬給他一個影無蹤

時長青自己盤算：別管你怎樣的精明，你也是難逃我手。除非是我無心偷你的這匹寶駒，也就罷了，我真要用心，上工夫，哪有偷不了的道理。時長青一定要盜吳文魁的千里剪，偏遇吳生他不能睡沉，無法下手。想著今夜就讓他防備著，明日又不走，還是在這店中存住，到了明夜，准能盜取，此馬難逃我手。想罷，復又對著吳文魁問話。

想罷復又把話發　吳兄留神請聽清　今夜我也睡不穩像臥針氈把肉紮　長青試探故問話　文魁這邊把話答叫聲兄弟怎麼講　起來看看將針拿　倘若紮肉人難受不能安歇怎解乏　長青回言說不錯　快些點燈找找他文魁起來把燈掌　長青氈上細找查　找了多時並無有本來他是使巧法　長青文魁燈下坐　並不睡著笑哈哈文魁說是白費事　哪有針氈在肉爬　俺們哥倆不俱睡今夜還要把話說

話說時長青，哪有甚麼針紮了他呢？他意思是試探吳文魁睡了未睡，若是不答言，也許睡著，也許假裝睡著了，自己好另打主意。他這一說話，吳文魁就起來了，將燈與他點上，二人對坐說話閒談。